春秋考徵 四五六

俟菴經集

春秋考徵目次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與猶堂集卷之百四十八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 四

社二 論勝國之社稷無屋屛示戒之法

夏六月亳社災 哀四年○公羊亳作蒲

公羊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何云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屛戒也 范云立杞於廟之外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鏞案廟屛非理也

〔左傳註〕杜曰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也 孔云蓋武

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所以戒也○鏞案魯之有亳社殷民之帶來也據祝鮀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使之職事于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定四年六族之東來也以其社而遷故謂之亳社不然當云殷社不可曰亳社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況殷民六族本是天子之元臣各受采邑法當置社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邑有社可知及其遷魯不以社來乎周之有勝國之社者勿論鎬落皆有殷時之舊社及周代王不毀其社猶存其祀誠以社稷異於宗

廟雖當革命之時不敢遽毁故書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義可知也况社之所祭不是別人乃是周棄凡以社爲名者非周人之所得毁也周有殷社事理則然其所以不能無新社者或松或栗節文多變也其所以屋之於故社者或新或舊令有別異也乃公穀二家倡爲鑒戒之說而郊特牲從而和之則積柴擠草黜爲廟屏霜露不通日月不照屈之困之罰之懲之猶恐僇辱之不至不知句龍后稷作何罪孽遭此苦毒龍猶可矣稷非祖乎慢神悖理絶無倫序其義不可述也原其所本皆由孟子變置社稷一語遂謂社稷爲物

原可黜罰惟意也然變置社稷惟湯偶一爲之益以周棄之功賢於農柱故以棄代之豈敢以旱暵水溢之故而輒黜平日之所虔事者乎我牲旣腯我粢旣潔猶然水旱汝罪當黜於是毁而去之迎立新鬼爲社神者不亦困乎孟子七篇非皆亞聖之筆執此一文以槩諸經未有不失其正旨者據周禮小司寇棗祝勝國之社未嘗無祭未嘗無禱苟其屈辱凌踏如公穀之說更何顔面祭之禱之乎三傳之不可信類皆如此○又按唐孔氏謂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此又何說也社非寶王亦非鍾鼎班賜諸侯有是理乎舊之所有不毁可也

新起舊社乃從而屈辱之不亦甚乎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薄亳通○鏞案周社亦於北墉下行禮則亳社之北牖乃社之本法又何以記之爲異乎○又按平子伐莒用人於亳社以所俘祭之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昭十年又哀七年以邾子益獻于亳社陽虎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定六年○又成季之兆詞曰間于二社杜云二社周社亳社也宋之將災鳥鳴亳社襄三十○疏云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服虔云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之皆魯事也亳社之名唯魯有之

〔書序〕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犠牲旣成粢盛旣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故旱至七年湯遷社以周棄代之 ○鏞案欲遷其社者欲遷祭祀也不可者謂毁而徙之猶爲未安也於是仍存夏社以爲勝國之社周之法卽湯之法也蓋夏后以前五帝禪受自無遷社之理及湯勝夏始議此禮竟以不毁爲法書告天下及周克殷遵湯故事此周之所以有殷社也至於湯之所以以棄易柱者徒以稼穡之功棄賢於柱也非以旱也非以克殷也鄭玄湊合三事飾成義理以立孟子之義其當於理乎

〔周禮〕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云以刑官爲尸略

之也○春官喪祝掌勝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鏞案此二文亡國之社未嘗無祭未嘗無禱既祭既禱未有不致敬者公穀之說非也○又按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士師若祀五帝則沃尸豈五帝亦可略之乎鄭以刑官爲尸爲略於殷社亦謬義也○又按殷社有尸則周社可知此社稷有尸之明驗也夏郊有尸鯀之尸也董伯爲尸見晉語周郊有尸稷之尸也見夏官節服社稷有尸句龍周棄之尸也五祀有尸重該修黎之尸也五祀之有尸見曾子問五帝有尸見士師羲農堯舜之尸也天神地示本無形質不可以有尸

也史云周公祀太山召公爲尸亦其所祭者別是先哲故名公爲尸太山之神不可以有尸

社三 論五祀本五行之神非戶竈門行中霤之神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玄云五祀者五官之神謂重該修黎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孔云五帝天神不當在陰祀之內先鄭一何陋也○鏞案五祀者五行之神蔡墨之言詳悉無錯見上條不可違也但五行者地產之物故五祀列於地示大宗伯天無五行則不得有五行之帝五方天帝者騶呂之邪說也五祀之壇經雖無文或郊或國應在一處鄭欲以五祀之壇分

置四郊則后土句龍客無所之其義非也○又按魯語展禽之言曰天之三辰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節非是不在祀典其所云地之五行即五祀之謂也(禮運云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周禮〕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希冕(小祝云及塟分禱五祀)○夏官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鏞案社稷五祀周禮每以並稱蓋以六府之神其氣類相同其位次相等也後世不知五祀爲何物則社稷五祀之若是並稱若不倫然者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鏞案司命者天神也列於五祀非理也中霤門行戶竈者家家有之明神雖多安得每家具此四神厲之爲祭又不當齒於五祀此邪說之藪淫祀之叢祭法之不可信至於是矣鄭玄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大宗伯明云五祀曷謂周制七祀乎謬之甚矣祭法首章取魯語展禽之言私自變通其第二章竊爾雅其論社稷以下又取展禽之言以之終篇中間數端皆是邪說

讀禮者不可不知也陳澔曲禮說云祭法言涉怪妄不經

[月令]孟春其神句芒其祀戶孟夏其神祝融其祀竈中央其神后土其祀中霤孟秋其神蓐收其祀門孟冬其神玄冥其祀行○鏞案五祀者五行之神此蔡墨稽古之言也呂不韋忽以戶竈門行之等立爲五祀壞先王之舊典啓後世之淫祀罪大惡極不可復言戶竈門行安有鬼神春夏秋冬又何分配馬融以爲五行之神分祭於戶竈門行中霤之處許愼鄭玄說同而魏晉以來七祀五祀皆遵祭法之文吾東七祀祭於宗廟之中亦遵祭法而句芒祝融之示重該修黎之等俱無影響○又按月令以孟冬臘先祖

五祀此古之五祀也與戶竈門行之分祭四時者別爲二事是五祀有二也

【曲禮】天子祭五祀歲徧諸侯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喪記乃行禱于五祀○鏞案五祀者五行之神不祭則已祭之則五者不可闕一故自天子達於士皆同五祀諸文歷然祭法乃云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聚合不倫之物倡爲非鬼之諂不亦妄乎○歲徧者謂分四時而歷擧也稽之周禮無此證驗

【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鏞案五祀有尸此其驗也重該修黎本是人鬼故得有尸也戶竈門行安有尸乎

[通典]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鏞案後世五祀之法備見通典皆非先王之法今並略之○總之句芒祝融之等於今亦已荒遠祭之五祀亦殊無義此和禮者所宜講也

禘一 論禘之別有八多出先儒之謬義

禘者帝祭也字从示从帝五帝之祭也周禮六篇都無禘字如許大祭漏於周禮有是理乎若云禘祭作於周公祭禮之後則有虞氏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是亦禘也又何以漏於周禮也乃周禮祭上帝之外並有五帝之祭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春官司服祀上帝則服大裘祀五帝亦如之大司寇祀五帝則涖誓百官小司寇祀五帝則實鑊水斯皆禘祭之明文也五帝者人帝也亦必配上帝而後祭之故其禮崇隆遂與

郊等楚之觀射父每禘郊並稱以是也鄭玄差謬凡五帝之祭皆指為五方天帝壞亂祭禮式至于今余昔在茶山論八禘之非而未悟周禮之祭五帝卽是眞禘其後雖知其然顧編次已成未及改正今題此于八禘之首以弁之其衰懶如是矣庚寅首春鏞識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左氏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杜曰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 孔云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為此祭也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 ○鏞案杜氏以三年一祭之禘與所謂哀

畢吉祭之禘合之爲一等周章矣

穀梁註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祭周公于大廟雜記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按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鏞案范氏以三年大祭之禘與不王不禘之禘合之爲一等周章矣○總之禘者大祭之首也欲明祭義者必自禘始顧禘祭之義孔子知而不言而詩書易周禮儀禮都無禘字於是傳記所出已多鉏鋙而註疏以降千頭萬緖不可摞理今論禘祭之別凡有八種其一

曰報本之禘大傳小記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而魯語祭法謂殷周禘嚳者是也其二曰諦視之禘春秋傳註謂之三年大祭爾雅註謂之五年大祭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禘小祫大要之皆以爲合升太祖諦視昭穆者是也其三曰喪畢之禘春秋經文曰吉禘于莊公（閔二年）左傳晉人曰寡人未禘祀（襄十六）注家謂之喪畢之吉祭者是也其四曰練後之禘周禮鬯人廟用脩之註鄭玄謂之始禘者是也其五曰時享之禘春秋經禘于武公（昭十五）而祭義王制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爲四時之常祭者是也其六曰圜丘之禘其七曰

方澤之禘大司樂二至奏樂鄭玄皆以爲禘祭者是也其八曰出王之禘論語集註朱子取趙匡之說謂魯以周公爲太祖周公之所自出卽文王故魯之禘文猶周之禘嚳者是也義各有據理多相外精心會通終有抵捂不惟是也大宗伯有肆獻饋食之禮鄭玄謂之禘祫司尊彝有追享朝享之目鄭衆謂之禘祫凡如是者又不可勝數將何以正之哉禘之一字其在周禮六篇了無影響而其見於春秋見於論語見於禮記者又無一字半句錄其登降說其義理者禘其可知耶孔子以爲知禘之說者其於天下如示掌其玄義玅旨必有逈然

超出於禴祠烝嘗之上者故夫子之言如此惜乎其不可聞也今取八禘諸文評議如左

禘二 論殷周禘嚳爲禘祭之本

左氏外傳魯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韋云當作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節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

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如漢高祖即太公之季子也聖庶奪嫡得立四親廟此所謂庶子王亦如之禮不王不禘○鏞案禘祭之義孔子不言後世無傳其可以略見大意者惟此大傳小記二文而已今詳二文禘者舜所制之禮也天下之大義有二一曰親親二曰尊尊兩義雙立不可偏廢舜以匹夫一朝貴爲天子若其宗廟只祭橋牛瞽瞍之等不足以爲天子之廟於是戴顓頊爲祖以禘黃帝而敬康句望橋牛瞽瞍得爲四親以序昭穆不以卑臨尊也親親尊尊豈不兩盡五帝之時以聖傳聖惟聖

是廟文祖藝祖皆是先聖不是先親見余尚書說至舜始立

禘祭使於先親之廟得祭先聖之帝此禘祭之妙義也

禹以崇伯之子升爲天子亦不可以諸侯之廟行天子

之祭於是戴顓爲祖以禘黃帝而崇伯以上得爲四親

以序昭穆帝王世繫舜於黃帝爲八世禹於黃帝爲四世豈有是理必顓頊之下崇伯之上亾逸者四五世

不以卑臨尊也湯以諸侯升爲天子於是祖契之

上又戴帝嚳以行禘祭而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得爲四

親以序昭穆不以卑臨尊也武王以諸侯升爲天子於

是祖稷之上又戴帝嚳以行禘祭而列祀先公以序昭

穆不以卑臨尊也但周世多文稍變殷禮殷以契爲祖

湯乃爲宗而周以文王爲祖又以后稷爲始祖先王先公分爲二等司服守祧其文歷然雖追王之典上及太王而太王王季仍是先公之廟不得爲先王之廟以先王之廟文王爲祖也小記所云四廟之制此是殷法不是周法然武王之世先公之祭當至公叔成王之世先公之祭當至太王此可以理推也由是觀之禘者先公之廟所有之禮於先王之廟無所當矣祭法曰周人祖文而宗武此本柳下惠之言也（見魯語）柳下惠魯之公族本以姬姓身具聖德顧不識周之宗廟孰爲太祖孰爲太宗乎班固白虎通曰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敖繼公云）

始祖太祖異矣周祖后稷又祖文王鄭玄雖詩之箋亦以文王爲太祖小序
云太祖也雖禘文王之爲太祖審矣惟國語伶州鳩之言有云我太祖后稷者后稷於先
公之廟未嘗非太祖故其言如彼先王之廟文王既爲太祖則禘之爲
祭無與於先王之廟又可知也魯之所以爲禘者其意
若曰禘也者固先公廟之祭禮也我雖諸侯獨不得用
先公廟之祭禮乎况周公攝行天子魯得用天子禮樂
者乎於是每於周公之廟其夏月一祭特用禘禮明堂位
其儀文名物一如周人禘嚳之禮雖不祭嚳亦名爲禘
於是又以此禮冒之羣公禘于莊公閔二年禘于武宮昭十
五禘于襄公昭廿五其實文物而已未嘗祭嚳以爲禘也

禘之爲禮迥別他祭牲用繭栗（觀射父云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升以全烝（周定王謂隨會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然且牲必自射粢必自舂（觀射父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又云天子親舂）君必卷冕（卽袞冕）夫人副褘（明堂位之文）饗之以樂（祭義云禘有樂而嘗無樂）升歌清廟朱干王戚以舞大武（見祭統）旣祭而餕發爵賜服（見祭統）其禮之絶然不同如是也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淸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之以夷蠻之樂斯皆禘祭

之文物也故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湯樂名）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疏云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与享賓用樂同也）禘用大樂故有明文凡用此禮者雖不祭嚳亦名爲禘春秋所記皆此禘也於是禘之爲禮確分二等其一曰祭嚳之禘其二曰時享之禘雖其文物相同而祭之所主者不同也〇至於祭嚳之禘魯亦有之魯至僖公之世忽擧郊祭（義見郊祭條）遂又禘嚳爰命奚斯別起新廟名之曰閟宫以祀后稷遂以禘嚳魯之郊禘非禮者此之謂也

【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

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鄭云后帝上帝也○鏞案后
帝嚳也據左傳太廟躋僖公君子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文二年微子之父帝乙鄭
桓之父厲王后稷之父帝嚳詳玩引諭之義所謂后帝
明是帝嚳杜預亦以后帝爲上帝非也由是觀之魯僖公之禘嚳不
旣明乎若云非禘何以祭嚳春秋不書其始諱國惡也
魯之郊稷明自僖公故春秋書郊自僖始也魯之禘嚳
明自僖公故詩有魯頌自僖始也僖公欲僭王禮郊稷

禘嚳此別是一法至於太廟之禘武公莊公襄公之禘皆非祭嚳之禘何者不祭后稷無以禘嚳武公莊公之廟將何以禘嚳乎魯雖非禮必無是事故曰禘有二等也皇祖后稷先儒以為上辛郊祭大非也后帝明是帝嚳閟宫明是宗廟則其祭非郊乎

禘三論五年一禘本非先王之法而合祭曰祫又非祭名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文二年

公羊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曰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祫疏云春秋說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僖八年禘從此以後三年一祫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

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五年一禘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祫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鏞案功臣配享唯大烝爲之司勳文何說無據矣

穀梁曰大事者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疏曰范於閔二年注同杜預以禘爲三年之祭必不得與何休同也公羊云五年再殷祭禘旣三年蓋祫則五年也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鏞案禘祫之說公羊穀梁各立門戶公羊之學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爾雅注從之)穀梁之學三年一禘五年一祫於是尊公羊者謂之祫小禘大尊穀梁者謂之禘小祫大鄭玄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王肅合二而爲一或云禘祫相値則一年兩行或云禘祫相乘而不可疊設(並見下)千頭萬緒不可殫述以余觀之祫者合祭也本非祭名禘者帝祭也本以報本之祭後世變而爲時享之名如斯而已凡所謂三年之禘五年之禘皆公羊穀梁無稽之言而禮緯春秋緯諸書增衍附益飾爲邪說何休鄭玄之等皆爲緯書所纏繞不知解脫者也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一年三合祭)諸侯礿犆

禘一禴一祫嘗祫烝祫謂一年再合祭間年三合祭明四時之祭凡合祭者謂之祫豈三年五年別有大祭名之曰祫者哉曾子問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天子崩諸侯薨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又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凡合祭曰祫豈有他哉故大傳曰大夫士得賜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若祫是大祭之名大夫士安得有祫祫之非大祭之名亦已明矣且自僖八年之禘下逮定八年之禘考之以經與左傳有禘無祫而計其年期與公穀之說一不相合若於是雜之以禘祫相間之說則益以舛錯並無一驗不知漢魏之間鴻儒碩學何故大拍頭胡叫喚爭此禘祫

之大小也眞一夢矣

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鄭曰五年一禘疏云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鏞案從來說五年一禘之義者皆祖學記然視學之法本間一年故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年者中一年之謂也注亦云故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視知類通達三五七九非間一年乎王制曰諸侯之禘一犆一祫正是間一年而禘祫也常事不卜故犆禘不卜惟祫禘是卜學記所謂卜禘者中一年之祫禘也教人之法貴於游志然五年而一視學無亦荒

嬉而不勸乎中年考校誠亦寬急得中也然國有大喪或大兵大荒皆不得殷祭故中年一禘之期有時乎參差未必甲兵戊庚年期不舛也故春秋諸禘今以長曆推之則乃在辛酉閔二年己巳僖八年庚申宣八年甲辰襄十六甲戌昭十五甲申昭廿五己亥定八年等年其間未必皆中年一禘又可知也○然且春秋諸禘或爲䄇禘或爲祫禘閔二年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若是者皆特禘也僖八年禘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左傳謂之禘若是者祫祭也又如文二年之大事于大廟者祫烝也躋僖公宣八年有事于大廟者不知何祭仲遂

年疑亦祫禘故大廟也〇又所謂犆禘者非謂七廟五廟一一而犆祭也遞於羣公之中或祭一公或祭二公斯古禮也何以知其然也古者廟制非必一垣之內昭穆相對如先儒所言七廟五廟法制雖嚴考諸春秋殊爲不然太祖不遷周公之廟長在也魯公即伯禽武公立爲世室文十三年又見明堂位又二廟也桓僖不毁又二廟也哀三年煬宮新立又一廟也定元年下逮定哀祭其四親又四廟也稷曰閟宮義見上文王曰周廟又二廟也魯若是其多廟安得一一而犆祭乎祭必君夫人親行之一日之內徧祭羣廟力所不能況古禮繁縟雖大夫士之祭非

半日不能(子路逮祭見雜記)天子諸侯之祭其禮益盛一日一廟猶懼不給顧何以徧祭羣廟乎若云今日祭于太廟明日祭于伯禽又明日祭于武公按次歷祀徧于羣公則禋祭之煩甚於合祭先王制禮必不如此王制所謂特礿特禘者但祭一公或祭二公未必徧祀於羣公也

魯語夏父弗忌為宗烝也(冬祭)將躋僖公宗有祀曰非昭穆也○鏞案文二年之大事國語明謂之烝祭乃公羊謂之大祫穀梁謂之祫嘗不知烝之為祭本名大享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烝之謂也(詳見下烝條)周禮司勳謂之大烝故春秋書之曰大

事何必三年一祫謂之大事

〔通典〕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嘗試論之祫者合食於太祖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旣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鏞案僖八年禘于大廟何謂禘不於大祖也年年歲歲合禘太祖故春秋不書杜君卿乃據祫烝以擊禘不可笑矣乎

〔通典〕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惟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祫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祫及

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不得祫非徒不禘也○鏞案禘者祭名也祫者祭儀也王肅猶以爲二祭之名不亦迂乎

通典王肅云鄭玄以爲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鄭斯失矣節國語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鏞案殷周祭嚳是名曰禘此禘之本名也用其文物雖不祭嚳亦名曰禘此禘之變名也鄭玄之言雖有疵病古

禘今禘分爲二等則其義是也王肅何以擊之國語云

禘郊不過繭栗者祭嚳之禘也王肅引此爲重則將謂

武襄之禘同於嚳禘乎○又按唐制禘祫各自數年兩

歧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並

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議者以爲鄭玄高堂隆

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請從徐說令

二禘相去六十月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議亦不行詳載

通典今並略之

禘四 論三年喪畢本無禘昭穆之祭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閔二年○莊末年八月公薨閔元年六月葬

左氏曰速也○杜預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

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

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

以示譏孔云莊公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喪制未闋也三年之中未得遷廟知爲莊公別立廟也

○鏞案士喪禮曰有薦新如朔奠薦新者四時之正薦

也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此庶人之禮

也士禮四時三薦一祭祭法曰享嘗乃止三年之內並無一祭

惟有四薦此之謂有薦新也義見余禮箋旣殯條諸侯之禮緐於

士禮雖在三年之中四時之祭猶然不廢士禮云有薦

新者謂雖不得如諸侯之有四祭而猶有四薦也詳說

有薦新三字則諸侯之有正祭隱然明矣然其祭仍用禫祭之禮不用吉祭之禮若曾子問所謂不旅酬不假不綏祭不配無所俎無玄酒及士虞禮所云素几葦席之等皆是殺禮諸侯喪祭或當如此經云吉禘于莊公者謂以吉祭之禮祭于莊公也既有吉禘明有不吉之禘吾所謂四時之祭而用禫祭之禮者是也禘者夏祭也禫中未嘗無夏祭惟其禮節異於吉祭故不名為禘左氏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僖三十二年明禫中夏祭不名為禘也雜記曰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諸侯禫中之祭其在小祥之後當亦如此嘗無樂而禘有樂則四祭之中禘禮尤盛朱子王戚

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斯豈三年之內所當爲
者乎春秋之譏都在吉字而三家諸說一往聽瑩乃謂
三年喪畢別有審昭穆之大禘於是自作詁訓曰禘者
諦也諦昭穆也轉輾膠固自成義理於是遭喪之家旣
祥旣禫又立吉祭一名以爲除服之限違先王之典章
晦聖經之儀文萬口和附牢不可破豈不惑歟禮曰喪
三年不祭謂夫宗廟之吉祭也三年旣畢値烝則烝値
嘗則嘗値禘則禘値禴則禴昭穆序次自當明辨又何
必別立一祭名之曰吉禘以諦其昭穆哉士虞禮禫祭
之末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於禫月若當四時之祭

月可行吉祭惟不以妣位配食也鄭玄之註本來明白何嘗云喪畢之後別有吉祭哉○魯莊公之喪亂臣淫妻毀禮短喪旣葬旣虞絰麻不入宮門(見檀弓)未及大祥又以吉祭之禮祭于殯宮此其所以書之也禘視昭穆何與於是況此吉禘不于太廟而于莊公則羣廟之主不能合祭雖欲禘視昭穆未如之何又何以名之爲禘哉

公羊曰其言吉何(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不言吉)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漸三年之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

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也

○何云都未可以吉祭（太廟与莊公皆未可吉）經舉重（三年之内尤不宜）

不書禘于太廟（与僖八年異）嫌獨莊公不當禘而太廟可禘

者故加吉（加吉字）禮禘祫從先君數（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朝聘從

今君數（從今君卽位以後數其年歲）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滿其期則舉）○鏞案公羊何休亦無諦昭穆之說則諦昭穆

者杜預之私義也何休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

祫其言極是但認祫爲祭非也

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范注与杜注悉同）○疏云王肅杜預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卽

得行禘祭鄭玄以二十八月始服吉當卽祫於太廟明年春始禘於羣廟今范不得与鄭同○鏞案穀梁之說平正無錯亂經旨者杜預范甯也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襄十五春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溴梁 襄十六年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新伐楚及許不然不敢忘○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鏞案未禘祀謂齊人再伐魯鄙之時晉君未及行時享之禮於祖廟故不能相救也晉平公父死三月而葬遂行卽位之禮改服修官烝于曲

沃之廟烝已是吉祭會諸侯于溴梁自爲十一國之盟主聲罪致討執二國之君以歸邾莒君大宴于溫歌舞迭作並三月之事此魯人之所共覩也既已伐楚伐許金革之事徧于四國鍾鼓之聲達于四竟此魯人之所共聞也晉人安得以未畢喪而爲諉哉既烝矣既會矣既盟矣既宴而歌舞矣既征伐四國矣乃厭然爲之辭曰寡君未畢喪不能救天下有如是厚顏哉且惟此時晉悼公之喪未及小祥矣如果守先王之經禮則當云寡君未禘祀又何必指遥遥之吉禘而爲之辭哉故曰此之云未禘祀謂齊伐魯之時一在春三月再伐在秋適與禘嘗之時相値也

旣烝矣如之何其不禘也三年喪畢本無審昭穆之別
祭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五

禘五 論小祥練祭之後本無始禘之祭

〔周禮〕鬯人廟用脩脩讀曰卣○鄭曰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賈曰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以其宗廟之祭自此始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穀梁傳云練焉壞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祔而作主特祀於寢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與鄭同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

行祭禮非鄭意也○鏞案練日本無遷廟之法故大戴禮遷廟之禮明用玄衣遷廟之在大祥之後明矣穀梁之云練焉壞廟者謂或易一桷或改一塗示變以預告然也若於是日遂得遷廟則理當修廟豈可壞之而已至於左氏之說謂三年喪畢之後四時正祭當於廟中行事也豈謂朞年之後便當禘禘嘗于新廟乎左穀二家皆無此法所許愼鄭玄誣引爲說不亦妄乎所謂終禘本是烏有況於終禘之前又立始禘一名以爲短喪者之嚆矢噫何其不仁至是也

禘六 論時享之禘各祭其廟曰犆禘合祭太廟曰祫禘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昭十五年

左氏曰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鏞案此所謂犆禘也此所謂時享之禘也二月建卯月也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雖爲定制其在魯史烝嘗或在於春夏禘祭或在於秋冬但其文物用烝禮則謂之烝用禘禮則謂之禘不必拘也○又按從來說禘祫之義者每以合食於太祖謂之禘祫而其在春秋惟僖八年一禘之外皆

禘于諸宮不于太廟此王制所謂犆禘也乃三家說禮每執諸宮之特禘同於大廟之大禘計年算月曰舛曰合一如曆家推算交食之度分豈不可笑矣乎禘者春夏之祭名合祭太祖曰祫禘但祭一宮曰犆禘寧有當禘不當禘之年哉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云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鄭云禘當讀爲禴○祭義云春禘秋嘗節禘有樂而嘗無樂陳澔云禘當讀爲禴○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

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
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
也○魯語郎敬子曰嘗禘烝享致君胙者有數矣韋云夏祭曰禘春祭曰享○鄭玄王制註云春礿夏禘此蓋夏殷之祭名
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鏞案王制祭統四時祭名與
周禮周雅四時不合鄭玄以王制爲夏殷之祭又於郊
特牲欲改禘爲禴皆非也余謂周人原以禘禮上祭嚳
稷魯人竊其禮以祭周公遂以其禮冒之羣公每於春
夏之祭一用禘禮於是魯儒之間魯禮者其作王制祭

禘遂於四時之祭去祠錄禘然且春秋諸禘或在春月(閔二年)或在夏月(僖八年)故王制祭禘謂之夏禘祭義郊特牲謂之春禘本無正典各執一隅故其名之雜出如是也

九月公孫于齊(昭二十五年)

〔左傳〕秋將禘於襄公(杜云蓋襄公別立廟)萬者二八(舞於公者只二八)其衆萬於季氏(舞工皆往季氏家)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疏云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

禮也若以次遞毁則廟与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与先公異處故云益襄公別立廟○鏞案孔氏言禘禮無他節文唯以審定昭穆謂之禘則雖各於其宮必審定昭穆然後乃可名禘不知襄公之廟昭穆爲審其將以太祖之主降于襄宮羣公之主合于襄宮以禘其昭穆乎古往今來恐無此禮禘者時享之名也○又按杜氏謂襄公別立廟是又何說也杜氏謂古之廟制一如先儒所論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兩兩相對同在一垣之內乎考之春秋殆不然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定八年禘于僖公無非疑案奚獨於襄公之禘疑其有別立之廟耶以其用萬舞乎彼二

公之禘既名爲禘亦無不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故曰叔弓卒去樂卒事（昭十五）斯可知也當時羣公之宫不甚相近故桓宫之楹得以獨丹（莊公時）僖宫之災他廟無恙（桓僖二宫獨与相近故夫子知二宫之同災）斯可知也且唯羣廟不甚相近故先王有合祭之禮若同在一垣之內則但使諸宫開其戶牖已足云祫享何必升其主於祖廟乃稱合祭乎凡所謂禘於某公者皆犆禘也凡單言烝單言嘗者皆祫祭也王制凡烝嘗有祫而無犆故春秋書烝嘗皆不言烝于某公嘗于某公王制非信文乎

禘七 論祫祭必於太廟而羣公之廟不可祫祭

冬從祀先公 定八年

左氏曰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杜云將作大事欲以辛卯禘于僖公杜云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順祀取媚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祀 ○疏云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以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並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 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皆上從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 ○鏞案從祀先公者因大廟秋享之祭而

合祭羣公（十月節酉月）因以正其閔僖之坐次也禘于僖公
者於其順祀之後又以盛禮媚于僖神也杜氏謂禘於
僖公以之順祀其當於理乎周公以下十一公隱公以
下九公之主並就僖公之廟以受合祭有是理乎杜氏
以辛卯爲十月二日葢以明辛卯之前只一剛日無以
爲太廟之合祭也然春秋之時曆法不明置閏失所故
七月辛未經以爲六月辛未（莊廿五）況左氏之書某月某
日安得與長曆一一相合乎況經文先書曰冬衛侯鄭
伯盟于曲濮乃書曰從祀先公而某月某日並在闕文
若如杜氏之說則十月一日鄭伯會盟十月二日魯國

從祀豈不迮迫然巧湊于然且左傳時月或與周正不合故隱三年傳曰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以此觀之左氏所謂冬十月又安知非夏正之十月乎徒執辛卯二字遂謂順祀之禮在於僖公之廟則其不通甚矣從祀先公在太廟也

公羊曰從祀者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叛也○何云不書禘者祫亦順也疏云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即僖八年禘祫同年文五年禘祫同年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曰不書禘者祫亦順也○鏞案何氏謂定八年禘祫同年兩皆順祀故經不書禘斯又其本來陋義也已見于

前

穀梁曰貴復正也○鏞案是年卽定公之八年也定公八年孔子爲魯司寇(據史記)明年攝政誅少正卯(亦史記)又明年孔子相于夾谷之會(見左傳)孔子此時最爲當陽從祀之禮必當日觀而某月某日漫然不書此非史家之闕文別是夫子之微意蓋此國家謬典因循幾年卒正於陽虎之手國之恥也玆所以不書日月以示其不足光鮮公羊穀梁之等每執闕文落字曲成義理曰譏曰貶而獨於此經不作一言有若書以美之者然不亦疎乎

胡氏傳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其說甚長今略之○毛氏云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

○鏞案毛說是也

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宣八年

左氏曰襄仲卒而繹非禮也○鏞案是年是祭之或禘

或烝三傳都無明文然以其時則夏六月也以其文則舞大武也萬舞卽武舞 禮云夏祭曰禘禮云嘗無樂而禘有樂是祭之爲禘祭審矣旣於太廟則或是祫禘今不可考也

禘八 論圜丘方澤之奏樂本非禘祭

周禮大司樂註 二至奏樂章 鄭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之○賈曰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之禘以嚳配節宗廟不言時節者謂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祭法禘黃帝之等皆據圜丘○鏞案二至奏樂本是禬禮其在春官篇末經文赫然鄭君無故引之爲大禘之祭則九

經四書都無證據並其所信讖緯諸書亦無此說豈不荒唐夫祭上帝曰郊祭聖帝曰禘郊以上辛禘以夏月郊以泰壇(見祭法)禘以宗廟各具儀文廣有經證何苦取此巫祝小官禬除不祥之法以充郊禘之目哉何況崐崘之神夔魖罔兩不知何物中國聖王何爲而祭之也地神之祭而名之曰禘古今典章萬無此事○又按大傳小記明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殷人祭嚳而配之以契周人祭嚳而配之以稷也今鄭玄之禘說云祭天而配之以嚳與彼二文顯不相合豈可用耶(韋昭楚語注亦以郊禘爲祭天蓋鄭義也)○又按春官篇末宗廟之禬明

亦冬至爲之賈乃云不言時節何其疎也

通典後魏孝文帝時詔鄭玄云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亦曰禘有兩禘明也王肅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審諦故稱諦非兩祭之名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中書監高閭曰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非圜丘而何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

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名於宗廟○鏞案諦視昭穆之說本是白撰明根乃云圜丘之禘審諦五精星辰不亦陋乎○又案高閭謂黃帝不當在虞廟抑又何說舜於黃帝不過八世宗廟享之未爲不可况五帝官天下以聖傳聖其廟制祭法與家天下以子傳子者截然不同見書說何得云祭於圜丘乎

〔通典〕北齊夏日至禘崐崘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北郊○鏞案儒者一言之誤其禍天下如是矣可不懼哉

禘九 論出王之禘在古經無徵

論語八佾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祭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趙伯循曰趙匡也唐河東人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魯之君臣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

矣○鏞案孔註大誤也魯禘有三一是祭嚳之禘閟宮之詩是也而其祭不見春秋二是祫禘（見王制）祫禘必於太廟而春秋記太廟之事者二（僖八年及宣八年）然太廟未嘗無犆禘則所記二事未必是祫禘也三是犆禘若禘于莊公禘于武宮禘于襄公之類皆犆禘也（義見前）夫所謂審昭穆者惟祫禘有之嚳禘犆禘並皆無之孔安國何以知夫孔子所觀之禘必非嚳禘犆禘之禘而的然爲祫禘之禘乎若非祫禘卽孔氏所謂審昭穆之法亦無地可立不亦危乎孔子周流陳蔡未嘗在魯至定八年始爲司寇自此數年頗得當陽其周旋郊廟之間惟在

此時而定公八年閔僖之位次已正陽虎之所爲子先父食
已屬先天旣灌迎尸閔公在先孔子之不欲觀豈爲是
也孔說非矣○又按趙說雖若近理亦非魯禘之故實
也原夫禘之爲祭原原本本義理玄遠雖不王不禘而
禘祭之義下逮陪臣特其名不同耳天子以始封之君
爲祖而祭其所自出之帝殷周之禘嚳是也諸侯亦以
始封之君爲祖而祭其所自出之王魯祭文王名曰周廟見左
傳鄭祭厲王衛亦有文王廟故太子蒯聵之禱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虁祀鬻熊僖廿
六鄫祭夏相僖三十一年周禮都宗人祭其祖王致福于國
左傳云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鄭云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漢法諸侯王各於其國

立出帝廟見漢書是也大夫以別子爲祖祭其所自出之君魯之三桓有桓公廟論語所謂三家之堂是也孔悝有出公之祏見左傳子期有平王之祀祭出王也見楚語是也鄭之七穆亦有穆公廟故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其所謂所自出者豈非別子之父公乎然則禘嚳之義上自天子下達大夫魯祭文王本是常事魯欲爲僭則自應禘嚳豈肎僅禘文王且禘嚳郊稷本是雙行之禮魯既郊稷庸不禘嚳乎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案郊特牲後人所作不知古法妄爲之說也孔子若以禘嚳爲僭晢官視濯都不愜意未必旣灌而後乃欲

闔眼若如趙說禘以文王是又三代之彝典夫子之不欲觀何居二者皆不通矣○然則奈何禘者帝祭也儀文之隆幾於郊天(義見上)魯以是祭冒之周公又以是禮冒之羣公尋常時享習用其物眼慣耳熟恬不知懼而其王瓚大圭朱干玉戚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許多僭猥之文都在旣灌之後此孔子所以厭觀也孔子所觀者羣公之猶禘非他禘也

[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云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

事者臣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鏞案孔子單擧禘祭指其掌祭統中庸兼言禘嘗其義小晦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鏞案趙伯循之說蓋據此文然若如趙說當云魯君以禘禮祀文王耳

禘十 論肆獻祼饋食非禘祫之謂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曰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也獻謂薦血腥也祼灌以鬱鬯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鏞案肆獻祼饋食者薦獻之法也祠禴烝嘗者祭名也上文天神地示之節其言禋祀上煙氣曰禋實柴槱燎血祭貍沈副辜之等皆是薦獻之法不是祭名此所云肆獻祼饋食者人鬼之祭薦獻之法所以別之於實柴血祭等諸法也上下

文理尺童可辨鄭乃以冠在四時之上而別加之以禘祫之尊名不亦謬乎類望祡旅祭名也而類望祡旅亦必用禋祀實柴諸法祠禴嘗烝之用肆獻饋食之法亦猶是也○又按肆獻祼者薦鬯之名三字共一義鄭以三字各爲一法又大謬也案肆師之職專掌薦鬯故祭祀及果築鬻及祼而鬱鬯賓客築鬻贊果大罍大淵以鬯則築鬻肆師文又按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由是觀之肆者陳鬯也獻者獻鬯也祼者灌鬯也三事都是酒法與饋食二字之並爲飯法無以異也分爲三事可乎

禘十一 論追享朝享非禘祫之謂

〔周禮〕春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鄭玄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鏞案禘為大祭而周禮都無禘字兩鄭是閟遇木禘木遇石禘石若肆獻朝享之類輒皆引之為禘祫不亦拗乎周禮不但無禘抑亦無郊（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小祝保郊祀于社仍是郊野之郊非祭名）將云周制無郊乎余

謂凡祭帝曰禘不唯祭嚳爲禘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司服凡祀五帝亦共裘冕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五帝者羲農軒嚳之等也凡五帝之祭或當名禘故周定王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見周語)觀射父曰郊禘之牲不過繭栗(見楚語)曾子問曰禘郊之祭簠簋既陳疑皆以五帝之祀名之爲禘不唯祭嚳然也若然大宗伯祀昊天上帝是郊也大宰掌五帝之誓是禘也惟祭嚳之禘周禮無文以其同是五帝其儀文相同故不別言之歟今不可詳

禘十二 論詩序諸禘皆無實據

詩小序雝禘大祖也○朱子曰禘太祖則空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鏞案假哉皇考文武維后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句決非禘嚳配稷之樂歌故鄭箋以大祖爲文王文王爲周大祖其義固長據展禽之言文王安有禘乎禘也者必其所出尊於所祖然後其義乃立若其所出卑於所祖何以禘矣文王之所自出王季也將王季是禘而以文王配之乎天下無此

法也小序者衛宏之所亂何以信矣

詩小序 長發大禘也○蘇氏曰其詩歷言先后又及伊尹皆與祭於禘者也商書爾祖其從與享之○朱子曰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疑爲祫祭之詩○鏞案殷人禘嚳以契配之而此詩歷言先后專頌湯德豈足爲嚳契之頌乎又凡功臣從享之法在於大烝司勳文不在大禘蘇說非也○又按朱子之說主於祫禘不主於嚳禘益衛宏之意亦然

申培詩說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旣畢受釐陳戒之詩○鏞案周天子於禘嚳之外本無大禘

一名周禮六篇了無影響儒者習見春秋魯人之禮禘其先公遂謂周天子亦禘先王作此僞序

時享一 論四時之祭宜用仲月

〔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小雅天保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郭註云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烝烝進品物○公羊傳曰春曰祠何云食猶繼嗣也夏曰礿麥魚始熟可汋也秋曰嘗冬曰烝○鏞案此周之定制也春夏時物鮮薄唯可以饋食薦菜故其祭曰祠禴祠者食也禴者瀹菜也礿者酌也酌損以從略

也通作禴

周禮大司馬仲春蒐田以祭社仲夏苗田以享礿仲秋獮田以祀祊仲冬狩田以享烝鄭云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秋田主祭四方者報成萬物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也○鏞案礿禴通字故周禮之文如此也苗田爲祭用腊也禴不殺牛則其品少牢也少牢五鼎羊豕魚腊爲四鼎倫膚爲一鼎須用腊也○又按宗廟四時之祭皆以仲月此經惟舉礿烝者舉一反三文相備也鄭玄釋義迂曲而不通矣祭用仲月經文赫然而漢魏諸儒堅云四時之祭皆用孟月于今千載遂作彝典噫誰其正之

〔通典〕建武二年立高廟四時祫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大廟○鏞案祭義云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中春之謂也秋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中秋之謂也孟月時物未變安得云然大司馬明云中夏苗田以享礿中冬獮田以享烝尚有他說可以易此者乎我邦宗廟之祭亦以孟月嗟乎誰能建白以從周也

〔王制〕天子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曰諸侯嘗祫烝祫○鏞案烝嘗有祫而無禘天子諸侯一也然考諸外傳亦有禘烝晉語云烝於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獻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諷羣臣使知己意非禘烝乎晉平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見左傳斯則爲祫烝也○總之禘祭之法惟於太祖及四親之廟分日各祭至於諸侯之禮惟於太祖及祖禰之廟分日各祭若夫當祧之廟雖文武世室永世不遷本無禘祭之法見祭法如是也故天子一年三祫見王制諸侯一年再祫間年三祫見王制若七廟五廟及旣祧之廟一一禘祭則

禃祭之繁縟甚於祫祭先王制禮必不如此○考之春秋則禃祭之法選於羣公之中禃祭一廟如我邦 陵寢酌獻之例四親太祖不必偏祭已見前

[祭法]王立七廟遠廟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大夫立三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享嘗乃止○鄭曰享嘗四時祭○鏞案享嘗者春秋二祭也郈敬子以嘗禘烝享爲四時之祭（韓昭云春祭曰享）享者春祭也鄭以享嘗爲四時之祭其當於理乎享者饗也郊特牲曰春享孤子秋食耆老陰陽之義也故饗禘有樂而嘗無樂（饗禮主發宣陽氣）祭用饗禮故春祭

曰享其義確然但諸侯於其太祖之廟一年二祭恐無是理与王制不合若云考廟王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皇考廟顯考廟享嘗乃止則中於理矣

[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歲一祭○鏞案卿大夫舍月則時祭而已然士喪禮有朔月之奠明卿大夫亦當有月祭也士庶人舍時則歲一祭而已然王制有四時之薦明士庶人未嘗無四時也但其祭無牲故謂之薦

時享二論禴

周易萃六二曰孚乃利用禴○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旣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月令仲春曰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注疏有誤今不錄○鏞案禴者瀹也瀹菜以爲祭也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禴之謂也物薄誠厚古所貴也易曰中孚豚魚吉謂中誠旣孚雖豚魚之祭猶可以受福也易曰羸豕孚蹢躅謂其誠潔白雖羸豕蹢躅不能行走以之爲祭猶可孚感不必博碩肥腯乃可

以孚感也易曰二簋可用享謂一黍一稷猶可以爲祭也易者文王周公之所作文王周公其欲薄祭也如此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書禘矣書烝矣書嘗矣而書禴不可得也雖常事不書苟年年行之亦當因事而一見顧魯人之禮改禴爲禘以爲夏祭故春秋無所見也物豊則意薄文縟則質衰好禮者盡於是存心焉

時享三 論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十四年

左氏曰不害也災其屋而不及穀○杜云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曰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何云不時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鏞案周人雖以建子爲正四時之祭宜用夏正嘗者嘗新也周之八月新穀未登安有嘗新月令孟秋始嘗新然或黍稷之早種者容有先熟今六月有新穀或但以新穀爲粢盛雖在夏月其名爲嘗如衆物之祭雖在夏月其名爲烝也義見上

穀梁曰志不敬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親耕三推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禮繅三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甸粟而內

之三宮甸師以粟納于三夫人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人親春之未嘗必有兼甸之事焉親春是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未及易而嘗○鏞案嘗也者嘗新也嘗新也者嘗新穀也苟以舊穀其祭非嘗也火廩之餘非舊穀乎舊穀之祭而書之曰乙亥嘗天下無此文也然則何以書譏慢也宗廟之祭空以仲月夏正之仲月荏苒不祭至于季月夏正之季月旣戒旣宿粢盛忽焚舊穀旣沒民間所有不可祭無以供饎爨徑鋞其新於是乎嘗之祭新穀曰嘗此其所以書之也三傳裂幅都無正義至於穀梁之義尤不合理

冬齊慶封來奔 襄二十八年

左氏曰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齊始祖慶舍涖事代公治祭事麻嬰爲尸皆崔杼之黨慶奊爲上獻初獻者○鏞案魯人禘于武公而叔弓涖事昭十五齊人嘗于太公而慶舍涖事晉人烝于武公而奚齊涖事見晉語宗廟攝祭自古然也

〔左傳〕桓五年凡祀始殺而嘗杜云建酉之月閉蟄而烝○疏曰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則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者言其下限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賈逵服虔始殺惟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

而爲此言也○鏞案周禮四時之畋必以仲月旣畋而後乃礿乃烝何得以仲月爲下限乎始殺者建酉之月也

[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鏞案嘗也者嘗新也孟秋中秋新穀旣登豈至季秋始行大嘗乎四時之祭皆以仲月此記非也

洌水 丁鏞 述

春秋考徵 六

時享四 論烝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八年

公羊曰烝者冬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數也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也亟則黷黷則不敬黷渫也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怠解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不祭則不敢美其衣服○鏞案傳義非也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鏞案春正月者

夏正建子之月也烝其時也何謂不時乎此經之義當以杜注爲正杜云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烝也穀梁之說非也

夏五月丁丑烝桓八年

公羊曰譏亟也疏云周之三月乃夏之孟月自有春祠之禮今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也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曰亟也○鏞案祠禴嘗烝皆以祭物之豐薄爲之立名其最豐者烝也物衆多曰烝其最薄者禴也禴菜以祭不用牲雖非春夏而禴菜以祭則其名禴也雖非冬祭而衆物咸備則其名烝也春正月之書烝將以顯五月之黷也杜亦云夏五月之書烝正以譏夏祭之不禴也公穀

以來不達此義皆不論祭物之豐薄曰黷曰亟左右周章不亦謬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文孔子釋之曰不如西鄰之時也時者爲夏也既濟離在下周禮以禴夏享宗伯文王制以禴春享春曰礿夏五月之烝所謂東鄰之殺牛也非用牲之時孔子之識正在乎春夏之不禴而諸家皆不能闡發何以言禮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左傳桓五年閉蟄而烝○杜曰建亥之月疏云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鏞案周之定制雖以仲月爲正期或喪或戎國有大故則不得不小有進退此云閉蟄而烝者謂烝

祭雖早必閉蟄而後乃可爲之如雩祭雖早必龍見而後乃可爲之也當以周禮爲正

〔周語〕仲山父曰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既升謂仲秋也○魯語曹劌諫莊公曰土發而社收攟而烝韋昭云孟冬公父文伯之母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豵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韋昭云孟冬○鏞案獮於既烝顯與周禮不合故韋昭訓烝爲升然仲山父曹劌之言與左傳閉蟄之文相合韋注非也今考春秋辰月亦烝桓八年當時祭法淆亂不遵周禮唯以天時人事存其大限故諸人之言如

此當以周禮為正 觀射父兼言烝嘗不可解也

〔月令〕孟冬之月大飮烝○鏞案季秋之嘗何其晩也孟冬之烝何其早也聖人之法均齊方正不如是之喎戾也

〔禮器〕大饗其王事与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与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云大饗祫也 ○鏞案大饗者大烝也烝也者衆也升也時至中冬萬物畢成庶品皆升

斯之謂烝也盤庚大享先王功臣同享而周禮功臣配享必於大烝（司勳文）大享非大烝乎

時享五（論四時之祭公私同名）

［左傳］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也（冬祭）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趙衰也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杜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鏞案趙孟烝于家廟則大夫有烝祭矣祭法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享嘗乃止則大夫士有嘗祭矣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昭廿五）則大夫有禘祭矣大夫士得賜於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文）則大夫士有祫祭矣大夫少牢以饋食士特

牲以饋食饋食之謂祠見禮注則大夫士有祠祭矣董安于祀於趙氏定十四則大夫有家臣配享矣詩云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楚茨篇詩云是烝是享苾苾芬芬信南山朱子以爲公卿之祭小序則以爲刺幽王則趙孟之烝于家廟不必爲僭惟季氏之禘爲非禮也孔悝反祏西圃哀十六鄭玄謂大夫不禘祫廟而無主祭法注蓋未之深考也私家之祭得與公家同名惟禘則不可

時享六 論臘祭宗廟非先王之法

[左傳]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僖五年○杜云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云臘者獵也

(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周時臘与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鏞案臘者獵祭也獵家原有膢臘二祭膢者孟秋始殺之祭也臘者孟冬始獵之祭也漢儀注有立秋貙膢之名蓋以貙之為物(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月令云豺乃祭獸)獵家亦以是日祭獸禱神名之曰貙膢及至立冬將行大獵又以是日祭獸禱神名之曰臘本是野人之俚俗實非王者之經典故韓非子云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注云膢八月祭名)楊子法言云不仁之至狐貍不膢臘(言不待獵而死)桓寬鹽鐵論云非膢臘祭祀無酒肉(注云膢八月祭名)膢臘者野人禱獵之祭也乃秦俗近戎至惠文君之時始於公家刱行臘祭(史文)

下呂不韋秦人也其作月令儼以孟冬臘于先祖漢興悉用秦法遂以季冬臘于先祖亦以孟秋膢于宗廟故漢武帝本紀云祠門戶比臘注云臘者冬至後祭百神也又云膢五日蘇林云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祭宗廟膢臘皆並行矣自茲以降臘日大祭遂爲帝王之彝典○虞不臘矣者虞人之俗亦以孟冬臘而禱神宮之奇明知虞之在於臘前故指以爲期虞果以亥月朔日亡杜注以爲祭衆神而孔疏直云祭宗廟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鄭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陳澔云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

之神○鏞案蜡祭之名目儀文詳載郊特牲一篇曷嘗觀蜡祭先祖蜡祭五祀者乎謬執秦人之鄙俗謂之周禮可乎鄭說非矣

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注云惠文始效中國爲之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通典云漢建武二年立高廟於雒陽四時及臘一歲五祀諸陵皆以二十四氣伏臘日上飯梁武帝四時及臘一歲五享陳制同○鏞案惠文君之初臘在於季冬秦以夏正九月爲季冬則當時臘祭實在戌月故陳勝傳云臘月勝之汝陰張晏註云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云建丑之月非也斯可驗矣武帝作太初曆始用夏

正乃以臘祭移于丑月葢謂臘本歲終之祭則秦雖戌月漢亥丑月也後漢書禮儀志云季冬之月大享臘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自茲以降王者皆用夏正故臘祭常在丑月非自古然也嗟乎臘之爲祭本出野人之鄙俗亦無天時之定期以其禮則起於亡秦以其義則主於雜鬼而堂堂宗廟之祭乃有此名不亦謬乎詩書周禮都無影響而徒憑呂不韋之月令欽此欽遵永作彝典豈不謬哉

[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飮也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

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漢曰臘(夏曰清祀以下風俗通亦云)○高堂隆云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魏臺訪議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畏木故丑臘未社○鏞案旣非正典豈無邪說自兹以降石勒自稱水德子社丑臘(見晉書)蕭齊自稱木德卯祖未臘(見齊書)元魏自稱土德以辰爲臘(云土衰于辰)唐人自稱土德卯社辰臘(見唐書)觀其所爲又與蔡邕獨斷有合有違其術多變莫可究詰總之宗廟臘祭斷當釐正不可因也(今之時憲曆每以冬至後第三未日標之爲臘蓋所云未臘也)

時享七論四時正祭之外本無三薦四薦之體

〔公羊傳注〕何云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鏞案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安得祭薦兼行乎天子之四祭四薦其在九經四書了無證驗不可遵也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鄭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鏞案豳風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者仲春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祭以仲月惟庶人之祭無牲故名之曰薦非四祭之外更有四薦也天子

諸侯凡得新物皆因朔祭而薦之無特祭也故司尊彛
記四時之間祀惟有追享朝享無薦名也○又按楚語
屈子不忌祭典有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
以薦爲祭者庶人之法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
廟孟夏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孟秋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
廟季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嘗魚先薦寢廟○鏞
案凡薦新之法或因時享或因朝享朔祭薦以時物中
庸所謂薦其時食是也若得一物輒以殷薦則煩神黷

禮不可爲典試以月令言之已八薦矣其有是乎何休
四薦之說卽其臆撰不足據也
〔魯語〕里革曰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
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鏞案此
月令薦鮪之類也少儀曰未嘗不食新與秋祭之嘗不同嘗也
者薦新之名
〔通典〕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
可獻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
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鏞案月令薦新每言寢廟不

言宗廟此葢呂不韋之義所以別之於宗廟也然古者宗廟謂之寢廟無二名也魯頌曰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商頌曰旅楹有閑寢成孔安皆宗廟之謂也別起寢廟豈非亡秦之法乎

〔通典〕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空魚鴈可也皆有黍稷月令仲春獻羔季春薦鮪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鏞案此欺君語也周禮云中夏享礿中冬享烝大司馬則仲月

者正祭之期也月令云孟夏嘗麥先薦寢廟孟秋嘗新先薦寢廟則孟月亦薦新之月也謂君無學飾詐如此可乎

朔祭一 論告朔之祭謂之朝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六年

左氏曰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民爲○杜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鏞案朝于廟謂祭也周禮朔祭謂之朝享

司尊彝

公羊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非常月也猶者通可以已也◯何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鏞案閏月不告月自是年始也周本不頒故不以告也

穀梁曰何為不言朔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范云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鏞案公穀二家以閏月不告為天經

地義有若書之為法例者然豈不謬哉閏月亦有中氣則正歲年而須序事者不得不須而周人別立新義不列月數故魯人因亦不告左氏罪其怠慢則非其情也公穀推為經法則失其義也閏月者人立之名天何嘗以是月為閏月哉閏月之弦望晦朔與他月不殊則告朔之禮何可獨闕苟作日曆不用月曆以十二節為一歲則雖無閏月可授人時公穀之論皆俗儒之見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十六年

左氏曰四不視朔疾也○杜曰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特舉此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疏云正月公有疾使

季文子會諸侯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〇孔曰特羊告廟遂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〇鏞案四不視朔誠有疾也如其不然臾齊而稱詐以實正月之疾也

公羊曰曷為四不視朔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據有疾無惡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穀梁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范云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公四不視朔自二月不視朔至五月公不臣也班朔不視而以公為厭政以甚矣〇鏞案不臣之罪豈可輕以加人乎苟有不臣之心當自茲為始永不視

朔旣四不視至五而起安在其不臣也意在不臣則非厭政也情由厭政則非不臣也兩驕周章惟罪是逭不亦險乎○又按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註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羊集注同魯文公四不視朔書之春秋則至五而復亦已明矣今乃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宣成襄昭以至定哀都廢朔祭有是理乎餼者賓餼也賓者太史也並詳論語說玆不贅

朔祭二論朝享

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鄭曰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鏞案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小事行之於朝享大事行之於朝正斯皆唐虞之遺文也

〔祭法〕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鏞案大夫以下無月祭矣然士喪禮有朔月奠則大夫平時似有朔祭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鏞案玉藻天子之食朔月大牢諸侯之食朔月少牢戓其朔月之祭所用牢品亦與生時同也

〔通典〕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皆奠無尸○鏞案月朔加薦者謂因朔祭以薦新也譙周之義其視何休高堂隆相去遠矣

朔祭三 論朝正

〔左傳〕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疏云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 ○鏞案凡人君謁廟祭廟皆謂之朝故晉悼公卽位于朝 成十八 杜註謂之朝廟魯宣

公朝于武宮(宣三年)晉荀罃逆周子而立之(成十八)朝于武宮(晉亦有武宮)不獨朝朔朝正乃謂之朝享也

祭義曰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按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先儒謂大夫以上當有望祭然大夫之月半祭經無明文(右月半祭)

廟制一(論凡弟殷及不得為左三昭右三穆)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文二年)

左氏曰逆祀也(僖嘗為閔臣今居閔上)○疏曰父為昭子為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

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鏞案南向曰昭北向曰穆太祖東向故曰左昭右穆也

[左氏外傳]魯語云夏父不忌爲宗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韋云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子故曰非昭穆）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爲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孔云魯語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

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毁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鏞案王制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故漢儒韋玄成等論廟制皆云太祖之廟東向左三廟南向爲三昭右三廟北向爲三穆孫次於祖以次遞遷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朱子論廟制並遵此法其制均齊方正可爲彝典但帝王之家時有殷及理所不免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繼爲王又兄弟三人相繼者三其廟制當何如孔氏謂兄弟同班審如是也左或六廟右或三廟偏敧不正不成模樣左昭右穆不能相嚮昭

有殷及則穆廟亦移移而下之与昭廟相對穆有殷及則昭廟亦移建廟壞廟終古不息先王之制豈若是處短哉不惟是也古有禘祭又有祫祭苟其廟制誠如韋玄成之說則七廟開門無非祫祭又何必升于太廟同享一堂而後方可謂之祫祭哉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先儒謂桓祖僖孫本是同班故其廟相近火得延燒然桓之於哀已及十世魯公武公本是世室明堂位將云六昭六穆左右相嚮乎魯之廟制不能如韋玄成之說亦已審矣若云魯自失禮法本不然則盤庚兄弟又無措處殷之廟制不能如韋玄成之說亦已審矣周自文武以下十餘世

未嘗殷及故朱子廟制圖亦以周制爲準然周之制禮者周公也周公之時安知後世必無殷及之君而立廟制如是哉古者廟制雖同在王宮之內而相距或遠或近不以韋玄成之說故大戴禮遷廟篇有大溝渠之說見禮箋而桓僖之災他宮無恙也廟制如此則所謂禘祭乃是單祭一宮非偏祭諸宮至祫祭之時始乃合升于太祖也○至於昭穆之說其名一定不能推遷故宮之奇之言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僖五年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僖廿四若其推移遷變如魯語穀梁之

說則祖孫班祔之義其亦無地可立矣

公羊注何曰大祖東鄕昭南鄕穆北鄕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鄕明穆取其北面尚敬又云春秋惠公与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与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鏞案左傳孔疏本何休之說

穀梁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鏞案穀梁昭穆之說明是誤用非假借也

廟制二 論世室非世世不毀之名

太室屋壞 文十二年

左氏曰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杜曰大廟之室

公羊曰世室者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伯禽廟羣公稱宮卽武宮煬宮之屬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始封故不毁魯祭周公用白牡殷牲也嫌不敢与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魯公不嫌故從周羣公不毛不純色周公盛用新穀魯公燾冒也上冒以新穀羣公廩謂全用舊穀世室屋壞識久不修也○鏞案考功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云世室者宗廟世之爲言大也代也故大子曰世子冢婦曰世婦伯父曰世父皆所以著其代也世世不毀而謂之世室有是理乎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伯禽

之玄孫蓋與公羊穀梁唱予和之其實不毀之廟之謂之世室並無經證大室者周公之室也當從杜義○又按新穀非珍何至上冒夫粢盛之法嘗則用新春夏則用舊半新半舊未之間也

穀梁曰識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鏞案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將云大室是武王之廟于明堂九宮之制雖以緯書爲本其以中央之室謂之大廟大室則不是謬義世世不毀之謂之太室無攸據也

廟制三 論宗廟之制本無文世室武世室

二月辛巳立武宮 成六年

左氏曰季文子以安鞌之功 二年公使季孫行父等會晉人衛人曹人與齊戰于安鞌克之 立武宮非禮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甚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 聽於人以救其難 請晉衛曹以自救 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公故譏之 ○疏曰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毀已久矣今復之○鏞案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 曾子問 為稟命也蓋以七廟不可以虛主而遷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室雖載而出廟不虛主也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大傳云既事而退奠于牧室師行之載遷主明矣季文子之戰於安鞌本載武公之主故及

其有功之武宮也楚子欲立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宣十二)亦此法也周之太廟本以文王爲太祖(義見前)而漢儒謬謂后稷爲太祖遂以文王武王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以爲不祧之廟(祭法所云遠廟二祧)其說蓋本於明堂位以魯公武公爲文武世室然今觀此經武公以安革之功得立别宮何嘗爲世室乎凡不祧之法宗則不祧故殷有三宗武王爲太宗(展禽云)西漢有四宗惟德是觀本無定數魯則周公爲太祖伯禽爲太宗而已(伯禽始封之君不可祧)其云文世室武世室者妄也

公羊曰非禮也○何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

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也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亦謂安鞌之戰

○鏞案何休之義亦無文武世室之法

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范云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毁也則義与此違○鏞案義与此違則明堂位妄也

胡氏曰衆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

九月立煬宮定元年

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鏞案此淫祠之類也宗

廟之制無可問矣

公羊曰非禮也何云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比武宮愈惡故

穀梁曰不宜立也范云煬公伯禽子廟毁已久

廟制四 論桓僖之災非因不毁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三年

左氏曰火踰公宮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正月所縣教令之法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鏞案僖二十年四宮災穀梁傳以為閔宮成三年新宮災公羊傳以為宣宮斯皆當時之禰廟不是當毁而不毁者又何以降災也孔

子必無是言此左氏之巫也公羊以西宮爲媵妾之宮

公羊曰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鏞案毁而復立則春秋必書之災而復立則春秋必書之桓僖之廟自此祧也

廟制五 論妾母別宮之法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

左傳註 杜曰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 疏云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故別立宮○鏞案嫡妻則配食於宗廟妾母則行事於下室皆不立宮仲子非嫡非妾疑於其禮

故別立宮也隱二年十二月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考猶入室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鏞案惠公嘗以仲子爲妻爲惠也妻者是爲隱也母第以元妃孟子配食於宗廟故不得不爲仲子別立宮先儒每云以桓之故尊桓之母豈不謬哉隱爲桓立本是非理之言也周公未嘗爲成王立世有爲他人立爲君者乎

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止降於嫡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禮也○鏞案

當時仲子有二一是惠公之生母(孝公妾)穀梁所主者也一是惠公之後妻(桓公母)左氏所主者也若從左氏之義則經文旣稱夫人子氏薨又稱仲子可疑也若從穀梁之義則妾母之死年月旣久始乃立宮非理也(若謂之桓母則新畢三年之喪)余謂考仲子之宮惠公之後妻也歸仲子之賵惠公之生母也